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謙謹類

王文信謙謹 王文信公懿修，青陽人，立朝四十年，持躬謙抑，從不與人忤。嘗入朝，每過門，必謙讓許久。成哲王厭其煩，曰：「此朝廷政門，非先生居室，無容久遜。」皆大笑。任學政時，每封事，必檢閱數日，始拜發。一日，拜摺後，偶憶其中脫一字，大詫曰：「吾命休矣！」終日懨懨，無人色。逮批摺迴，神氣始定。

劉斗迓范文程之謙

范文程督閩，初蒞任時，前督劉斗尚在閩，遣人至杭迓之，書幣莊腆，辭意謙抑，有逾常格。取而視之，書中有云：「恭維老親翁白龍魚服。」不覺失笑。

顧亭林自言不如人

顧亭林嘗自言：「學究天人，確乎不拔，吾不如王錫闡。讀書為己，探賾洞微，吾不如楊雪臣。獨精三禮，卓然經師，吾不如張爾岐。蕭然物外，自得天機，吾不如傅山。堅苦力學，無師而成，吾不如李容。險阻備嘗，與時屈伸，吾不如路安卿。博聞強記，群書之府，吾不如吳任臣。文章爾雅，宅心和厚，吾不如朱彝尊。好學不倦，篤於朋友，吾不如王宏撰。精心六書，信而好古，吾不如張昭。」

閻百詩自言不如人

太原閻百詩，名璩，嘗與客評隲人物，謂吳志伊之博覽，徐勝力之強記，自問不如。

李杲堂自言不如人

鄞縣李杲堂，最心折萬氏家學，嘗云：「粹然有得，造次儒者，吾不如公擇。事古而信，篤志不分，吾不如季野。」杭大宗太史亦自謂：「吾經學不如吳東壁，史學不如全謝山，詩學不如厲樊榭。」其自謙亦如杲堂也。

黎槐曾不言功

長汀黎士宏，字槐曾，少遊李元仲門，稱入室弟子。順治朝，補永新令，歷官至甘山道，移節寧夏。適邊將倡亂，訛言數起，獨以鎮靜處之，督餉籌邊，治軍書，每至達旦。八年塞上，勞苦功高。迨干羽舞階，膚功克奏，諸人多以節鉞相推，而屢疏陳情，卒遂初服，一畝之官，彈琴賦詩，幾忘當日赤羽白旗，而以身為長城之寄也。

藍田叔讓陳老蓮寫生

錢唐藍田叔，名瑛，工寫生。會稽陳老蓮初師其法，為傳染，已而輕之，藍亦自以不逮陳，終其身不寫生，曰：「此天授也。」

三魏不敢擬古人

寧都三魏，或比之眉山三蘇。魏笑謝曰：「人各自成其我，雖兄弟至親，不期相類，何事高擬，以辱古人。」三魏，皆徵君天民子，長曰祥，一名際瑞，字善伯，是為伯子；次曰禧，字冰叔，是為叔子；又次曰禮，字和公，是為季子。

繆念齋挹挹下人

吳縣繆念齋修撰彤初擢廷對第一，意挹挹下人，自奉益菲薄，欲然若有不足於懷者。計甫草見之，歎曰：「念齋之志行遠矣！」

陸麗京不自滿假

陸麗京年德轉升，往往領袖群彥，然虛懷沖挹，不自滿假。或問：「卿自比稚黃、志伊如何？」陸曰：「志伊學海，稚黃雅宗，故當不及。」

施愚山不刻講學語錄

施愚山篤信程、朱學說，而常謙抑自下。或勸其刻講學語錄，輒婉言謝之。集中有復孫徵君鍾元書云：「人事冗沓，惡動求靜，正是動靜未合一處。此道要須靜處立根，久之，即動是靜，乃為得手。」又與所親書云：「終日不見己過，便絕聖賢之路；終日喜言人過，便傷天地之和。」

王丹麓常有以自下

王丹麓意思深遠，常有以自下。與人言，未嘗先一語。名士讌集，故未嘗不在，而竟日沖然，若不知其在座者。

魏敏果自謂職多未盡

康熙戊午，蔚州魏敏果公象樞，以左都御史遷長刑部，疏言：「臣忝司風紀，職多未盡。敢援漢汲黯自請為郎故事，乞辭新命而領舊秩。」聖祖鑒其無欺，許之，乃賞加刑部尚書銜，俾仍留原任。一時百僚震懼，綱紀肅然。

嚴存庵自言無德

歸安嚴存庵侍郎我斯，以康熙甲辰殿撰荐至禮部左侍郎，致政家居。每赴公宴，里人以其為鄉黨祭酒也，必推之首座，輒不允，強之，則曰：「老夫無德，爵齒不足言也。」遂逕就末席。又嘗步行村市，遇田夫樵子之年老者，往往呼之為兄。

韓文懿自陳無政事才

長洲韓文懿公莢，以時文受聖祖特達之知。通籍後，即奉諭作時文二篇進呈，旋奉命悉呈平日文稿。聖祖嘗諭大臣曰：「韓莢天下才，風度好，奏對亦誠實。」又諭：「韓莢學問優長，文章古雅，前代所僅有。」又諭：「韓莢文能道朕意中事。」至晚年，寵眷驟衰。康熙庚辰，任禮部尚書，自陳無政事才，請解部務。甲申，復以病求免。得旨：「韓莢以工於時文，屢經擢用至禮部尚書。前掌翰林院事時，於庶吉士不勤加教習，每日率領飲酒，至九卿會議之處，不為國事直言，惟事瞻徇，所行殊不逮所學。今自知其非，引病求罷，殊屬不合，著仍留原任。」

韓文懿自謂碌碌

方望溪侍郎苞未遇時，韓文懿實禮先焉。聞其下第，必面責主司。及舉於鄉，乃相見京師，愀然曰：「是非子之幸也。子終不遇，學與行可成。」晚年病肺，而飲酒不輟，望溪勸少止，文懿則曰：「子知我者，吾少不能自晦，崎嶇宦途，碌碌無所建樹。今老矣，常恐未得死所，以至再辱壽考，非吾福也。且子終謂我為何如人？」望溪曰：「公為人，天下士盡知之，況某耶？」文懿曰：「世人惟知吾文，吾文不足言。或目為曠達，亦似矣而非也。吾立身，尚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。吾為亞卿，未嘗一至正官之門也；吾為學士，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。自趨朝外，輿馬未嘗入內城。吾好朋友，嘗與酣嬉淋漓，然貳冢宰，歲未再終，發吏之姦，為永禁者七百餘事，鍍諸板，是誠沈飲人耶？」

文懿每預廷議歸，輒頹然自沮喪。望溪叩之，曰：「凡吾有言，眾若弗聞焉。將為上別白之，則更有陰為掣曳者，而其道必反矣，內負吾心而外報於友朋，孰若曩者家居，浩然有以自得哉！」

徐文定與中書講寅誼

滿洲徐文定公元夢，嘗以事謫為內閣中書，到署日，即抱案牘，持鉛管以從事。同僚有遜之者，徐曰：「此僕之職，敢不黽勉！」退與諸中書講寅誼焉。

張文和以謙貽笑

桐城張文和公廷玉，晚年頗以謙抑自晦，遇啟事者至，動云「好好」。一日，有閣中胥吏請假，問何事，曰：「適聞父訃。」

張習為常，亦云「好好」，人皆掩口而笑，而張未知。

朱楚生自謂面目可憎

朱楚生者，康熙中名妓也，嬌慧善嗔。有查於周者，與朱蹤跡甚密，然終落落未易近。查嘗得善寫真者曾某，欲為朱繪一小影，先貽書詢之。朱復書曰：「來書云云，令人吞吐不下，字字足傳神矣，安得又有曾君然犀來照人也！但面目可憎，毫無可畫，惟排場上醜態畢露為可畫耳。來教又云，心可假而貌不可假，此語固然，令人恚甚，我常以不可假而假之，人知之矣。亦常以可假而不假，君知之乎？與君心期□載，情感三生，猶僅知我貌耳，未知我心，可歎也。曾君可畫我可假之心，何以傾注於君？我當盡解釵釧為曾君壽。如必以貌為言，即使神似形似，百日真真，千呼萬喚，我不下也。不如已之，何如？」

戴正自謂臣劣

雍正初，大吏薦江慎修於朝。世宗召見，江戰栗不能對，乃薦其弟子戴正。戴口如泉湧，剴切詳明，上大悅，問：「卿與師孰優？」對曰：「臣劣。」上曰：「師優不對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師年耄，患重聽，若所學，固勝臣萬萬也。」上嘉其讓，賜翰林。江名永，婺源人。

尹文端性謙下

滿洲尹文端公繼善，老於封疆，凡一督雲貴，三督川陝，四督江南。每遇艱鉅，紆徐料量，靡不妥帖。而性謙下，將有張弛，必集監司以下而屬之曰：「我意如是，諸君必駁我；我解說，則再駁之，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。」以故所行鮮有敗事。

陳文恭以死讓中堂

臨桂陳文恭公宏謀，雍容持下。尹文端居首揆，素所推仰。文恭病劇，文端往視，曰：「吾輩均老，不知誰先作古人？」文恭拱手曰：「還讓中堂。」蓋習於撝謙，不自覺也。文端默然。及文恭予告，方戒途，而文端已先騎箕。文恭欲回京一慟，家人力阻，行至韓莊而薨。

傅文忠待下謙沖

傅文忠公恆，款待下屬，多謙沖，與共几榻，絕無驕狀。

恭勤愨不以富貴失友誼

恭勤愨公阿拉，家素貧，父任中書久，罷官，饗殮不給，恭以負販養親。後累遷至驍騎參領，仍賃汪時齋總憲屋以居。時齋喜其直愨，時周助焉。以恭慈太后封承恩侯，乾隆時，任禮部尚書□餘年。出自困厄，深悉里巷情事，和平謙沖，雖戚畹，無驕抗習。歲必宴集故交，歡飲竟日，曰：「奚可以富貴失友誼！」嘗拾匿名文書，即命僕焚燬，曰：「吾聊以此報上恩也。」

嵇文恭改避生日

乾隆乙巳，舉行千叟宴，漢大臣與宴者，以無錫嵇文恭公瓚領班，時年八□，與高宗同庚。生辰本在六月，值班時嘗口奏：「臣不敢先君，擬改期於萬壽後。」上許為謙而知禮，因代定八月□五日，遣侍衛為之稱觴。

法式善詠物詩止不行世

蒙古時帆祭酒法式善，與王陽甫廣文芭孫交契，有作，必就王審定。嘗刻行其詠物詩，首以示王，偶勿之善，遂止不行。後五六年，欽州馮魚山敏昌見而大稱之，問：「何以不行？」時帆因以王言告之。

邵叔好人譏彈文字

常熟邵叔太史齊燾，工東漢、六朝文，其《玉芝堂集》，淵懿鎗洋，鯨鏗春麗，駢偶家奉為鴻寶。然溫溫不自許，嘗以陳思王語「僕嘗好人譏彈其文」八字，鑄諸小印。

董文恭降階迎驛丞

富陽董文恭公誥在都時，有富陽驛丞某得選出都，忽投刺求見。時文恭方謙客，公服降階出迎。驛丞鞠躬曰：「某獲官珂里，趨叩請訓。」文恭曰：「是何言與？老夫離鄉日久，將來父臺遇老夫戚友，稍有過犯，萬勿因老夫故而稍假辭色，隨時訓誨，此即老夫所切望也。」

鍾選樓抑抑若不自勝

甘泉鍾選樓明經懷文，嘗著《鼓 考古錄》撰述通慧，制行動中禮法。嘉慶甲子，督學劉文清公墉舉為優貢生，鍾入謁，抑抑若不自勝，自謂「魯咎殊多，不稱此目」，與家人朋友言，屢及之。

劉申受自謂不如人

武進劉申受嘗語人曰：「敦行孝友，厲志貞白，吾不如莊傳永。思通造化，學究皇墳，吾不如莊珍藝。精研《易》《禮》，時兩潤物，吾不如張皋文。文采斐然，左宜右有，吾不如孫淵如。議論激揚，聰敏特達，吾不如惲子居。博綜古今，若無若虛，吾不如李申耆。與物無忤，泛應曲當，吾不如陸邵聞。學有矩矱，辭動魂魄，吾不如董晉卿。數窮天地，進未見止，吾不如董方立。心通倉籀，筆勒金石，吾不如吳山子。」

倭文端讓坐

蒙古倭文端公仁，官大學士時，其行走班次，在商城周相國上，而宴見必以讓周。一日，以選玉牒館校對等官，至朝房，又相讓，周笑而推之曰：「二哥，何又作此態？此何地耶？」文端始就坐。

鄭夫人對門下士之言

侯官林文忠公則徐，以粵事議戍，道陝西，有門下士迎謁。談次，微露不平，而以文忠談笑自若，不敢盡其言。退謁鄭夫人，曰：「甚矣，此行也！」夫人曰：「子毋然。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，今決裂若此，得保首領，天恩厚矣，臣子自負國耳，敢憚行乎！」論者咸頌夫人之謙。

肅順心折漢人

肅順恣睢暴戾，苛待旗籍司官，而於漢司官則甚謙抑，嘗語人曰：「旗人多無知識，漢人能文，不可開罪。」其納賄也，亦惟受旗人所贈而已。漢人有才學者，必羅致之，如匡鶴泉源、陳子鶴孚恩、高碧湄心夔，皆素所心折者也。

朱洪章讓首功

同治甲子六月，曾忠襄克復金陵，李臣典、蕭孚泗咸膺上賞，封子、男，而不知悉黔將朱洪章一人之功也。洪章，鎮遠人。胡文忠守鎮遠，洪章以親軍隸麾下。及陳臬湖北，遂挈以自隨，肅清武漢，實為首功。旋遣從曾文正軍。文正因使帥精銳數千人，隨忠襄擣金陵，不得下，洪章率所部，開地道於龍脖子，垂成而陷，殲四百人。二次地道成，洪章為前驅，從煙燄中躍上缺口，肉薄蟻附而登，城遂復。臣典於次日病卒。忠襄使以首功讓臣典，洪章諾。及捷報至安慶，文正主稿入奏，乃以洪章為第四人。於是洪章僅得輕車都尉，殊不平，謁忠襄，語及之。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：「捷奏由吾兄主政，實幕客李鴻裔高下其手耳，可手刃之。」洪章一笑而罷。後終雲南鶴麗鎮總兵。

陳澧自稱小使

陳舫仙廉訪澧，於中興時崛起，轉戰河南北，膺懋賞，洊擢江西臬司。然以老於行伍，秉質龐豪，官場儀注，置之不講。一日，有太守詣轅請謁，脅肩諂笑，執禮殊恭，「卑府」之聲不去口。陳思有以答之，乃除去老兄、兄弟之通稱，而自謙按察使為「小使」，聞者鬩然。

文文忠待士

蔡毅若觀察錫勇，以幼童入廣東同文館習英文。其後，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，偕同學入都。抵館門，方下車卸裝，見一長髯老翁笑而相迎，慰勞備至，遂導之入，引觀各室，每至一處，則告之曰：「此齋舍也，此講堂也，此膳堂也。」指示殆遍。其貌溫然，其言藹然，諸生但知為長者，而不知為誰也。老翁詢諸生以已否午餐，諸生答曰：「未。」老翁即傳呼提調官。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，貌甚恭，諸生始知適所見者，乃相國文文忠公慶也。

楊勇恪示龐鴻書以謙

法越事起，楊勇恪載福奉特旨，募勇援臺。時龐鴻書為巡撫，重其名，先為募勇數營。楊至省，見多市井之徒，不可用，改募之。龐又薦某為將，楊以其曾隸部下而僨事者，告以不可用，龐銜之。

是月，適屆太后萬壽期，文武官紳皆詣萬壽宮慶祝。初，所司置拜墊，楊與紳士伍。適楊先時至，拜位列大府後。藩司某至，見楊墊居第三，曰：「公昔為總督，今為欽差，朝廷班次宜有序。」楊謙謝。藩司固請之，親移拜墊於巡撫之左。龐至，即行禮，不知其前之謙也，見而益恨之，乃日催其拔隊，陰按餉不給。藩司請示，不置可否。長沙民習於兵，見鄉兵至，輒欺侮之。兵怒，數鬪。或延燒居民草房一間，龐遂命閉城門，且榜示，民得誅亂兵，格殺勿論，陰欲激變。即以縱兵焚掠入告，且謂彭玉麟受命即行，而楊乃逗留長沙，久不去。於是楊部將多憤懣，幕賓亦怨楊疏辯，楊曰：「朝廷方憂邊，何忍更以瑣屑煩聖慮耶！降罪，我自當之。」然德宗知楊，卒未下龐奏。

楊勇恪以入告事讓守臣

楊勇恪既以援臺事至閩，與守官等議辦防守機宜，幕府欲其入告，楊曰：「此守臣事，吾特助為之耳。若我入告，是佔守臣顏面也。」卒不奏。時須渡臺，而我海軍悉已為法人所殲，將軍、總督等欲留楊省中，因問渡臺事，楊曰：「吾奉朝命渡臺，自當即行。」問行期，不語。翌日，巡閱砲臺，提督方留宴，楊起如廁，久不出，眾候，不敢散，逾日，始知已改裝附舟渡海矣。後和議成，遂歸。楊在家，與諸紳齊列；出門，但坐平常肩輿；至鄉，即乘竹轎，與田夫野老問答如平交。

潘文勤慰謝司員

吳縣潘文勤公祖蔭長刑部時，司員某送稿，文勤欲其改易，某不服，文勤大怒，擲稿於地。某指地下稿詈曰：「捨此者為忘八旦。」憤憤而出。文勤命僕拾之，北人習慣，雖下流社會，辱及其親，必怒，僉以司員某有「忘八旦」之誓，相顧不前。文勤乃自起拾之，笑曰：「我做忘八旦，何如？」散衙後，親詣某司員宅慰謝焉。

閻文介自謂不及王安石

朝邑閻文介公敬銘既以相國告歸，屢徵不起，謝摺有云：「宋臣王安石小官則受，大官則辭，況臣不及安石萬一乎？」

潘嶧琴自言少讀書

山陰胡梅臣，名元鼎，嘗應歲考經古試，題為《莊周夢為蝴蝶賦》，以題為韻。時學使為南海潘嶧琴學士衍桐，胡衣冠登堂，問：「蝴蝶之蝴字，在詩韻第幾韻？」潘佛然曰：「汝為秀才，蝴字在七虞，尚不知乎？」胡唯唯而退。其第五段押蝴字，有云：「看殘三月鶯花，花間有蝶；繡偏七虞詩韻，韻內無蝴。」及揭曉，列第一。考畢發落時，潘下座揖胡，謂：「弟年輕，少讀書，竟忘詩韻無蝴字，致貽笑柄，幸乞弗責。」

恭親王待張文襄

光緒朝，大阿哥溥儀既廢，恭親王溥儀覬覦儲位甚力。適張文襄由鄂督入為軍機大臣，溥儀以文襄碩德重望，謂可樹以為援，於是待遇文襄禮極恭謹，每言必稱以太世伯，而自稱再姪，蓋以其祖忠王與文襄同朝也。文襄每入朝，與溥儀遇，升階踰闕，必從旁扶掖之惟謹。戊申□月，孝欽后萬壽，賞王大臣聽戲。故事，臣工聽戲者，皆於兩廊設地褥，盤膝坐聽。文襄已篤老，坐久，不支，無休息所，深以為苦。溥儀忽至，曳其袂，邀與散步。文襄起，隨之出，曲折達小院，闔其無人。文襄不敢前，則曰：「無妨也。」因趨前啟簾，肅文襄入室，有短榻橫窗下，隱囊裊褥無不精，地下茶鼎方護護作聲，一小璫持筆扇火，几陳果餌數盤，悉上廚精製也。文襄方饑渴不可忍，得此，則大喜。餐畢，且讓文襄偃臥，而已則旁坐相陪。文襄終數日聽戲大典，而精力不少憊，以此。文襄常語人曰：「恭邸乃親王，乃敬禮我若是。澤公僅一公爵，齒尚較恭邸為少，乃直呼我香濤，人之相去懸絕，乃如是耶！」然後來定策時，詔旨逕從中出，文襄竟未嘗與聞也。

姚端恪議條例之謹

桐城姚端恪公文然長刑部日，方更定條例，嘗曰：「刃殺人有限，例殺人無窮，吾曹可無慎乎！」虛衷詳議，去其太甚，劑於寬平。決獄有所平反，歸輒色喜。嘗有因誤刺字，爭之不得，及歸而以長跪自罰。

張文貞少端重

丹徒張文貞公玉書，性穎悟，少端重，寡言笑。嘗與賓讌，竟夕危坐，比去，雙趺宛然。

沈甸華自警

錢塘沈甸華，名蘭先，性慎密，聞人有過，輒自警曰：「吾得毋有是乎？」亦時以此訓其子弟。又嘗言人多讀書則識進，且能自見瑕疵，故終身都無足處。

張文端宅心安定

桐城張文端公英，康熙朝之名臣也。倬直禁廷，頗極榮遇，然宅心自守，不為外誘。居恆嘗自語曰：「年來得一法，守方寸之地，製為堅城，堅閉四門，不許榮辱、升沉、生死、得失之念闖入其中。更有安心一法，非理事決不做，費力挽回事決不做，不可告人事決不做。衙門中事，因物付物，不將迎於事前，不留滯於事後。」是以每臥輒酣，當食輒飽。

朱文端用志不紛

高安朱文端公軾，少好學，用志不紛。塾師嘗招飲，不往，讀書不輟。師命爨夫遺以酒肉，置座間，若無睹也。每見古大儒、名臣、循吏之行，輒筆記之。

包飲和身無私錢

蕭山包飲和，名飲德，授書鄉塾，身無私錢。每歲暮歸，輒懷授書金，踞父前獻之。某年，則踞而不起，良久乃曰：「兒於中擅取數緡矣。」偵之，周友貧也。又一歲復然，易書也。

張文和謹身節欲

桐城張文和公廷玉，幼體弱多疾，精神疲短，步行里許，輒困憊，尊長以為憂。文和因此謹疾慎起居，節飲食，時自儆惕。年三□，通籍，氣體稍壯。嗣值南書房，辰入戌出，歲無虛日。塞外扈從□一次，夏則避暑熱河，秋則隨獵於邊塞遼闊之地，乘馬奔馳，飲食失節，而不覺其勞。

康熙丁亥，聖祖以外藩望幸，車駕遠臨，遍歷蒙古諸部落，皆珥筆以從，一百餘日不離鞍馬，亦不自知其鞅掌。世宗朝，委任益篤，以大學士管吏部、戶部，掌翰林院，皆極繁要重大之職。兼以晨夕內直，宜召不時，適西北軍興旁午，每奉密諭，籌畫機務，羽書四出，晷刻不稽。偶至朝房或公署聽事，則諸曹司抱案牘於旁者常數□百人，環立番進，以待裁決。輿中、馬上披覽文書，吏人多隨行於後，候一言為進止。

文和總裁史館書局，都□餘處，纂修諸人時以疑難相質，輒為之從容論定。薄暮還寓，則賓客門生，車駕雜沓，守候於外舍者如鯽矣。夜然雙燭治事，既就寢，或從枕上思及某疏某稿未妥，即披衣起，自握筆改正，黎明付書記繕以進。而氣體之強健，反過於少壯時。至八□餘，偶作書，嘗顛倒一語，擲筆歎曰：「精力竭矣！」世宗召對，問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名姓，縷陳籍貫、科目，無誤也。

世宗謹小慎微

張文和日值內廷，常承命侍食，見世宗於飯顆餅屑，未嘗棄置纖毫。每燕見臣工，必以珍惜五穀、暴殄天物為戒。世宗又嘗語文和曰：「朕在藩邸時，與人同行，從不以足履其頭影，亦從不踐踏蟲蟻。」

佟維綱仁善勤恪

佟維綱為孝康后幼弟，性謹恪，雖屢擢重任，不欲攬權，公暇惟延學士講文藝為樂。沒後，世宗手書「仁善勤恪」額於墓道以旌之。

恆王謹於持家

恆恪郡王弘睦，聖祖孫也，幼襲父爵，性嚴重儉樸。諸藩邸皆畜聲伎，恢園囿，惟王崇尚儒素，俸糶除日用外，皆置買田產屋廬，歲收其利。人以吝笑之，王曰：「汝等何無遠慮？藩邸除俸糶田產外，無他貨取之所，不於有餘時積之，子孫蕃衍，何以為生？」諸邸後皆中落，至有不能舉炊者，而王之子孫皆自給，人始服其先見焉。

鄒小山謹慎

高宗在藩邸，無錫鄒小山宗伯一桂方以工畫值內廷，一日，令內侍持箋命畫，鄒以未奉諭旨，不敢應。高宗登極，賞其謹慎，特用卿貳。

夏芙蓉言三不可忽

高郵夏之蓉，字芙蓉，號醴谷，虛衷樂善，出乎天性，於己不諱其所短，於人務盡其所長。乾隆丙辰，召試宏博，官檢討。著有《半舫齋集》，集中有《三不可忽》詩，自注云：「孝感先生謂天下無可忽之人，世間無可忽之事，此生無可忽之言，作此以代書紳。」孝感先生，即熊文端公賜履也。

陳文恭謝迂闊

陳文恭公宏謀任司道時，嘗與某撫論事不合，督撫斥以迂闊，陳謝不敢當。訝問之，陳曰：「迂者遠也，闊者大也，憲台期以遠大，安得不謝！」

沈文愨不答日本人書函

長沙沈文愨公德潛，晚年詩名日高。日本高彝寄書千餘言，溯詩學之源流，詆譏錢牧齋持論不公，而以沈為中正。又贈詩四章，願附弟子之列，並乞獎借一言，其意甚誠。沈謂外人不宜以文章通往還，因師文衡山不予遠夷書畫意，置不作答。

阿文成勤慎

阿文成公桂承家教，進止溫恭，起居有常處。每朝，先五鼓起，入禁廷，坐直房待旦，不假寐，諸曹屏息，室內外如無人。上召閣部直事官，詢上折記閣本與歲時應舉掌故及一日所折獄備顧問，始入內朝。有奏稿，必親閱，無誤字乃進御。或御輦經直房，侍者下戶簾，文成從室內起立，垂手候鹵簿過，方復坐。其畫諾至恭慎，每署日稿尾，雖遇倉猝，運末筆如有力千鈞。管刑部最久，一郎與議公事不合，然頗以其贛直而卒予特擢。郎有傴僂而勤政者，乃舉任劇郡。及入覲，高宗亦曰：「人果不可以貌取也。」

稽文恭謹慎知大體

稽文恭弱冠即為詞臣，謹慎無纖微過失。嘗於進呈文字中，有引御製詩，用字未經改寫，坐是出南書房。自後每掌文衡，及進部院疏奏，遇廟諱、御名，倍矢敬畏。即尋常點畫之細，偶有舛訛，不稍假借。及暮年，高宗有溫旨，遇身體不適則免朝。文恭每早必揉伸其軀久之，曰：「今日舒暢。」登朝如故。人皆服其謹慎知大體。

孫文定絕口不言朝事

孫文定公嘉淦督直隸，以近畿土地皆為八旗勳藩所圈，民無恆產，賴租種旗地以自活。而旗人恃勢，增租更佃，使民無以聊生。乃建議，旗地不許增租奪佃，有抗欠者，許訐之官，官代徵收，解旗分領。後以訊謝侍御濟世事不實，免。傅文忠公秉政，力薦於朝，召補副都御史，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傅延其會食，往謁其邸，未入座，遽趨出。傅怪問之，文定曰：「某處設反玷，某處建螭頭閘閘，皆王邸制度，公不宜有此，將歸繕疏言之。」傅請立改，文定乃入席，歡飲終日。

文定既負直聲，屢躓屢起，晚年物望愈隆，朝中略有建白，天下咸曰：「得非孫公耶？」遂有匪人偽疏一紙，語甚悖，窮詰經年，方得主名。高宗知其忠誠，寵遇益隆，而終不自安，以為捨他人而假我名，致之者有自。自此參贊密勿，絕口不言朝事，即家庭亦無知者。

蔡文恭請聖安

蔡文恭公新，文勤公世遠姪也。文勤為高宗藩邸師傅，故高宗待文恭尤厚。文恭性端慤，世崇理學，為安溪正派。雖以過屢遭嚴旨，敬禮猶如故，充上書房總師傅四□一年，諸皇子皆敬憚之。乾隆乙巳春，予告歸里，諸皇子賦詩送行，時人比之疏傅。恭王嘗自灤陽返，遇之於途，立降輿。王止之，文恭曰：「某非為王降輿也。」乃正襟北面恭請聖安畢，然後相見。

松文清克勤厥職

松文清公筠官副都御史時，以劾驍騎校溺職事觸高宗怒，降補驍騎校，克勤厥職，日宿於署，如是者三月。一日，高宗問某都統曰：「松筠何如？」都統對曰：「伊三月未出署，合署均夙興夜寐，風氣一變。」即日命還其職。後擢將軍，撫伊犁，又以事干上怒，謫中書。未久，復以原官起用。文清，瑪拉特氏，蒙古正藍旗人，字湘浦，善書「虎」字。

陳望坡親身押犯

閩縣陳望坡尚書若霖為刑部郎時，惟日坐司堂理牘。時和坤方賜死，其僕劉禿已擬遠戍。故事，凡遣犯，由提牢官點交差役，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，司官弗與聞。是日，適陳當月，念劉係重犯，躬自押往，索取順天府收文而還。旋有科道參奏，遣犯劉禿聲勢尚赫，臨行夾道錢筵，擁擠不絕，以致發配三日尚未出京。仁宗震怒，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，各堂官噤無以對，磕頭出，即聯騎入署，立傳各司官詰之，司官亦皆茫然。時陳方上堂，堂官厲色曰：「汝於某日當月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劉禿之事發矣，尚不知乎？」曰：「頃適知之，但咎在順天府衙門，與本部何干？與當月者又何干？某日劉禿出禁，司官即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，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為據，尚何懼乎？」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，堂官皆駭然曰：「是不難覆奏矣。」事遂解。

汪守和言動遵古禮

樂平汪宗伯守和性謹，言動悉遵禮法，每食必置菜羹於坐隅，以祭先代，始為飲食之人揖，然後坐。

商景霽不泄禁中事

太醫院院判商景霽，山陰人，文毅公□世孫。工醫學，多奇效。性直戇，撫諸弱弟甚友睦，所蓄醫金盡為弟用，不較也。供奉大內數□年，不泄禁中事，有詢之者，惟曰「聖躬萬安」而已。有某太醫性便佞，好與藩邸交接，立劾罷之，曰：「是人心術不純，不可侍上左右。」仁宗嘉之，即賞加五品銜以示優寵。

宣宗謹小慎微

嘉慶庚辰七月二□五日，軍機大臣擬遺詔，中有「高宗降生避暑山莊」之語。越月餘，宣宗檢讀實錄，始知高宗實於康熙辛卯八月□三日誕生於雍和宮邸，而《高宗御製詩》凡言降生雍和宮者，三見集中，因傳旨詰問。樞臣回奏稱：「《仁宗御製詩》初集第□四卷、第六卷詩注，均載純皇帝以辛卯歲誕生於山莊都福之庭。」上責其巧辨，諭云：「朕恭繹皇考詩內語意，係泛言山莊為都福之庭，並無誕降山莊之句，當日擬註臣工誤會詩意，且皇祖詩集久經頒行，不得諉為未讀。」遂降旨，托津、戴均元退出軍機，與盧蔭溥、文孚均鑄級有差。時宣宗臨臨甫匝月，蓋謹小慎微，邇言必察，殆睿性天成也。

湯文端自咎失時

蕭山湯文端公金釧，每遇奏事日前一夕，宿澄懷園，必靜數更籌，頻問晷刻，偶假寐，輒懼然起坐，自咎失時。

某章京慮詩已經御覽

儀徵阮文達公元以雲貴總督拜體仁閣大學士，入軍機，嘗奉派充閱卷大臣。某年，偶見一卷甚佳，而詩末句僅四字，漏寫所押之韻，文達曰：「此必用某韻無疑。」取軍機章京某之筆擬為補填，某曰：「中堂勿爾！安知此卷不先經御覽乎？」文達悟，擲筆，以原卷進。迨召見諸閱卷者，即問曰：「詩有書四字者，見之乎？」對曰：「見之。」復問曰：「取否？」對曰：「未取。」乃復及他語。既退，文達揖某曰：「非子，吾此時已交刑部矣。」【凡閱卷，須寫取不取及名次黃簽，故必由閱卷之軍機大臣帶章京一人進內供役。】

曹文正謹慎

曹文正公振鏞在官日，每奏事，手捧黃匣，必高於頂。屢典春官，終日危坐堂皇，盡心衡校。朝房待漏，坐而假寐，默誦經書，數年如一日。

于次棠重視名器

于次棠中丞蔭霖崇樸實，重理學。任皖藩時，與巡撫福少農中丞潤積不相能，撫署戈什哈皆有翎頂獎札，每見客時，侍立者皆煌煌然，于以名器所係，面斥之。

沈文肅拘繩尺

侯官沈文肅公葆楨綜理微密，晚年尤拘繩尺，即拆松滬鐵路事而言，宜世人之諄其迂謹也。督兩江時，適英人創滬鐵路成，文肅承朝命，以鉅金購得，或勸仍置原處以便途人，文肅佛然，決意拆之。

朝儀以醇王而肅

德宗夙恨近支宗室不求學，日肆游惰，常戒勉醇王留意政治，故每值經筵聽講時，王常侍側。王頗正直，惟懦弱不能斷，且口稍吃，語言不甚晰，然遇事必循軌範，拘於小節。

王初入軍機時，對於慶王世續頗恭謹，朝儀亦因以整肅。先是，上未陞殿時，王公大臣皆先集朝房，人聲喧雜。朝房僅有破棹椅，無褥墊。洎王至，則各依順序而入內。時上未至，王即鵠立屏氣以待，餘則非至口號傳出不整肅。【口號者，即上將入坐，先有內監以口吹哨也。】上有祭事，各城皆開正門，護從王公候上過，亦隨之而出，王則必由偏門。其讀書貴胄學堂時，策騎往來，固無護衛也。及宣統帝立，奉隆裕后懿旨，為監國攝政王。

王蘊齋夫人迂謹

兩淮草堰場大使王蘊齋之夫人，性拘執，以為夫婦相見如賓之盛，不可使古人專美，遂與其夫旦夕相與，如外賓酬酢。既生二子，即以男女居室為至穢而又足戕生也，年三□，即與夫分室居。晨起，子婦侍櫛沐，妝竟，至中堂，俟夫盥洗，分庭坐，子若婦侍兩側，俟僕媪進茗，進早餐對食訖，率子若婦送其夫出前廳治事，及中門而返。薄暮，夫事竣而入，則率子若婦迎於庭，復偶坐，几設燈二，進茗，子若婦侍如故，相慰勞，進晚餐，餐畢論家事，約二鼓，語夫曰：「晝治公，勞矣，宜早將息。」夫必曰：「時未晏，可略談。」少選，親執燈，送夫至寢室，稍坐，夫起，送之歸寢，子若婦均隨侍焉，乃訓以家事。久之，令子若婦去而後臥，常年如一日。夫苦之，遂以同室居、置少妾、吸鴉片三事請，聽擇其一，乃僅許以吸鴉片焉。

其子與婦亦異室居，監之嚴，以為男女配偶，為宗嗣計，既得子而仍同室居，男有礙於學，女有礙於工，不可也。會冢婦歸寧，子同舟往，因而復孕。迨產，始知之，乃盛怒赴產室，斥婦為儇。婦恚，自經死。未幾，次子送婦歸省，舟次亦懷妊，將彌月，其夫先密函告其母家，設辭迎之歸，始無事。